

旱

蔣牧良

鏗鏘鏘鏘……

開路鑼響。接着，那兩個長頸子大喇叭調起嗓子來——聲音拖得又長又嘎，越響越高，像層峯那麼疊了上去。這震耳的騷音散在火燥的空氣裏，微風挾着餘韻再盪開去，田野就給震得打顫。

花壇廟前面的圍牆裏，進出陣嘈雜的鬧聲。許多老老小小的田夸佬，光着腦袋煤球似的從廟右邊那穿門子上接二連三向外面滾。

前面幾對記不清朝代的儀仗，褪了色的金刀鉞斧，上面牽起了蛛絲；芋苗色的紅旗子上帶着烟屑，在空中招展得酒幌子一樣。一些「肅靜」、「迴避」的脚牌，分左右歪在幾個大孩子肩上。大長串穿得雜裏骨董的莊稼人，身上淋着汗水，褪子光光地走着。他們從穿門子上一個挨着一個的用脊背湧着，像一隊出洞的螞蟥——拉成長長的一條行列。

頂頭一桿三眼銃，先在大石橋邊上轟的吼了幾聲，這行螞蟥般的人，馬上得着了號令一樣，沿着牆上的大石板路，開始向許多峯巒起伏蜿蜒得像條猛蛇蛇樣的知母嶺底下爬去。

遠遠着橫斷了整個田壩的知母嶺那座高峯，頑強地撐在火燄色的陽光底下。可是上面的樹葉已經給烤萎了，樹株顯得稀疏了些，越像一個天生的西風癩痢。●這整百整十的人向它迎頭衝去，它可一動也不動。

●求雨時的神壇底下，必壓有一紙紮的癩痢頭神相，出典不詳，然傳說有二：一說謂係旱魃，另一說則謂爲職司晴雨之神，因其尸職，壓之以示薄懲。

儀仗背後，幾套鑼鼓亭子，鐸鏗鏘鏘，耳朵都給牠們敲得快聾了。十來個頂門子上也起有期海螺螭樣的黑鬚子的道士，手裏執着朝笏，身上穿起五顏六色的道袍，慢條斯理地在大理石板上踱着方步。

道士屁股背後才昇幾十個粗脚粗手的黃臉漢子，統統穿着祖宗三代手裏留下來長褂子，雙梁鞋。老棉布襪子。——他們捧着，一色綠的子午香，低下頭來，「至心皈命」地在迎龍王爺爺的香。

緊貼在龍王爺爺大轎跟前一個提香籃的中年人，是金阿哥。個子並不怎麼高大，可是顯得堅實。圓圓臉，一個多肉的鼻子，皮膚晒得很黑，臂膀和腿子都是滾圓的。他今天也借了許家滿爹那件穿過十三年的月藍色竹布大褂穿在身上。背脊給汗水浸得溼濕——一大塊衣背心，比袖管和大襟子的顏色要黑得多，遠看去，像揩起個前清時候的鬍子。

金阿哥很小心地把香籃抬到左膀子上，不斷地伸起右手抓些香粉子送到龍王爺爺轎子裏那個古銅色香爐裏去。把一輛四人抬的綠呢大轎，燻得滿轎子是煙。

今天的金阿哥可比哪個都要誠心些：兩眼給燻出淚水來，他可不敢冒冒失失去揩掉牠——怕的一個不留神帶着揩乾了頭上的汗水，犯了求門的規矩（求門照例是不准戴帽子揩汗的）。龍王爺爺會生氣的。以前幾次沒求得雨來，據說全是這些花戶不那個。這一次他金阿哥當糾首，可不能再這樣馬虎虎了。

「要守規矩！要守規矩！這一次要……越誠心，雨就越下得快，再不求一次雨來，那可什麼都完了！」蛋山裏園裏，田裏，都會給乾死的。」

是的，這麼一個多月不下雨了，田裏還有什麼！——金阿哥佃的石炭園王那個六十大坵，說是說萬年萬收的田，可是今年已經在井塘裏車過四次水了。要是老晴着不下雨，就是井塘井水，也會要乾死的。

金阿哥想到田裏園裏……會乾死，肚子裏的臟腑馬上發了絞腸痧似的，一些豆顆子般大粒的汗珠，從汗毛孔裏直冒出來，他再也不敢想下去了。

「不會的！不會的！」他故意在肚子裏這麼喊。「天無絕人之路，祇要人家誠心，龍王爺爺會有雨下的……活菩薩！活菩薩！龍王爺爺是……會有雨下的！」

他回頭瞧，一下那突眼長髯的龍王爺爺，忙把手伸到香籃裏去，想再掏些香粉子來添大香火。手剛一抬，膀子上的汗水沿着脈筋溜了下來：香粉子上面滴成幾個大大的麻子眼，那顏色有點兒帶黑。

「罪過罪過！這可真是罪過，赦罪天尊——今天玷穢了菩薩！」金阿哥自己譴責自己似的喊。他抽出那隻手來使勁對地下一甩，大石板上立刻現出許多的濕點子，一個小似一個的，穿成了一長串。他第二次回頭瞧瞧龍王爺爺，似乎想看牠有沒有生氣。

前面那行黑螞蟻一樣的人已經爬過了大石橋，背後一個長長的尾巴，還拖在橋這邊。打禾甯子中間看着這些繞着之字灣兒的腦頂蓋，儼然像條受傷的蛇，爬得很慢。

龍王爺爺的大轎剛剛抬上大石橋，星克大頭舉起一條長竹桿，上面吊着一串萬子頭鞭爆，老遠就迎了上來。全隴上許多男男女女，統匯到了譚太爺的屋邊上，沒有哪個不是恭恭敬敬的跪在那兒等龍王爺爺。

一色骨牌凳上面，擺着大大小小的泥香爐，百十道新燒起的香烟氤氳地把譚太爺的屋子邊上繞得像障起一層輕紗。譚太爺打頭跪在路邊上，其餘的人一個接着一個，魚鱗似的，直跪到了禾場上去。

村子裏公請了謝六秀才來主祭。那老頭子也作股正經：頭上戴着紅頂子，穿了黑袍褂，先跪在香案跟前等着行禮。

龍王爺的轎子剛剛落到大路上，金阿哥趕緊把香籃放下，一個勁兒搶上去三四丈遠，把兩手攤在嘴唇上，做個喇叭頭樣子，大聲地喊着前面的人：

（跪倒！跪倒！——大家跪倒！——謝六老爺來磕頭了！）

跟着有人在前面接聲：

「大——家——跪——倒！」

「大——家——跪——倒！」

這聲音一直響到知母嶺山腳下去，整百整千的黑腦袋，隨着這聲響拜下去，埋到這些禾莖子中間去了。祇有十多面紫紅色的旗幟，還在廣闊的田野中給南風吹得嗡嗡地響，鑼鼓亭子也住了聲。等到星克大頭的萬子頭鞭爆一響，驟在知母嶺樹林裏的鐵響銃又大聲地吼出幾下，才聽得許家滿爹拉開嗓子來唱禮：

「初上香，再上香……」

謝六秀才的紅頂子挺在香案跟前，恰恰齊到桌子邊。許家滿爹唱出一句，那紅頂子倒一下；再唱一句，再倒一下。背後這些個人，像學生學着先生一樣：老在仆倒起來的。大家的動作都很快，（有些不記得自己拜了多少拜。）沒有謝六秀才那麼來得從容，有方有法。

可是他們誰也不是在開玩笑，這麼多不同的臉子，沒有一張不裝得木板子一樣，恭而且敬的把腦袋向地下擡。空氣顯得非常嚴肅，除了給米湯漿硬的衣服有些響聲之外，其餘就整個墮上的人都睡着了似的靜寂。

謝六秀才哼那篇四六文章求雨疏的時候，可提起了全副精神——一字一眼響得嘹嘹嘵嘵，六月裏的知了叫。等到他閉了嘴之後，背後的人堆裏才小聲地喊着：

「龍王爺爺大顯威靈！龍王爺爺救救我們！」

金阿哥伏在香案旁邊，離謝六秀才有丈把遠，別人起來的時候，他還老伏着。他的嘴裏儘在嘟囔，不知想和龍王爺爺打些什麼私人交道。

許家滿參等着謝六秀才行過了禮，他就來不及的指揮着前面的人，再向知母嶺爬。賢七矮子沒種地，他不來迎香，可是跟着大家站在路旁看熱鬧。他把腳尖踢踢金阿哥的屁股，告訴他前面的人已經快走盡了。

這個在地下把身子豎直，向前一看，再磕了兩個響頭，才來招呼賢七矮子。

金阿哥的大女兒一秀賢，老早就捧着茶筒，站在他爸爸的旁邊。她亮着一雙黝黑的眼睛，看着伏在地下的金阿哥，不敢驚動他，等到賢七矮子把他叫起來，才乘機把茶筒送過去。

金阿哥嘴對着茶筒的嘴，一面咕嘟咕嘟的喝，一面用珠子向賢七矮子一掃：這是代替那張沒有閒工說話的嘴問他從城裏幾時回來的。這個的嘴巴一動一動正響答話，可是許家滿參站在前面的山脚下向這兒幫着手。金阿哥伸條臂膀對他一揚，就扔下了賢七矮子，沒命地去追龍王爺爺的轎子。

一氣跑過半條田隴追到知母嶺，汗水就越流越多，全身的衣服都黏在皮肉上——走起路來怪難受的。據金阿哥的脾氣，今兒要不是迎龍王的香，他準得把全身剝光，再操上他幾十萬代的娘。可是現在怎麼能够迎香求雨的事，汗水再淋得多些衣服可不能脫。

二

整條行列在冒着火燄般的太陽底下進行着，沒有一個人不張開嘴來喘氣，像走過遠路的狗，肚皮起伏得

很快，不過沒有把舌頭伸出來。石板上盡是些雨滴似的汗水，一路給灑得斑斑點點的。

諶太爺這老頭給人扔在背後，白鬍子上掛着好些水銀珠子似的汗泡泡。他那打着無數荷包結的枯臉上，兩頰陷了進去。發着顫抖的身子，用全力執撐在這條拐杖上。

星克大頭一路照應着這位老頭子：在路左邊走着，兩手攬起諶太爺的一條臂膀，小心地踏着那些板梯似的石級子。

上嶺的山路，有時突了一節出來，又有時陷了一節進去，諶太爺越走越顯得氣息急喘起來，走一步，就得停一停，嗓子裏還得了鎖喉症一樣的叫：

「唬唬唬唬……」

他倆還沒有爬上那個山腰，諶太爺就簡直快在倒下去的樣子，脚桿不停地抖着，把半邊個身子全靠星克大頭的膀子上，又是咳嗽。

星克大頭下死勁地把老頭兒拉到一叢大樹底下坐着，歇住那麼四五分鐘，才見他吐出了一口濃沫。諶太爺的腦袋一擺一擺的，似乎覺察到自己剛才沒聽別人的話，爬嶺已經不行了。他抬起一隻滿是青筋突露的手，想去揩揩臉上的汗，可是才舉到半路裏，又記起今天是求雨，那隻手桿立刻掉到了膝蓋上。

「歇歇吧，太爺……剛才我就說過，你不要來迎香拜廟的。高了年紀的人，何苦辛辛苦苦來爬山？讓他們那些後生家幹去，龍王爺爺不會怪着太爺的。」星克大頭似乎給累得太吃力了，安頓好諶太爺，自己坐在旁邊，就埋怨不像埋怨，勸止不像勸止的說。

可是諶太爺彷彿沒有聽見。兩手攔在膝上，顫巍巍的抬起那頭髮眉毛全白了的腦袋來，打叢林裏望出去，

看着知母嶺底下的大片肥田黑油油的稻苗，展開在前面，像鋪着一床極厚的大絨氈，一直伸到對面那個有着方塔的山底下。南風從這絨氈上掃了過去，稻苗給翻得和浪花一樣，還沙沙地響。可是這些快要交頭了的禾尖子，已經帶着紅色。

譚太爺這雙模裏模糊的眼睛，以先牠不過閒眺似的望着遠處的雲采和山景，後來就似乎在用心地找尋一些什麼，打花壇廟邊上看轉來，落到了大石橋上面的合山壩那裏。於是，他那深陷的眼珠子，微微地突了起來，放出兩道含着憤怒的光，老釘在那一小塊兒一動也不動。

「啊，都在胞裏燒壞了，秧子還沒有出來，就燒得烟柴腦一樣！——這都是趙觀中那個遭萬刀砍的喪良心囉！三四千畝地方的田畝捐，給他一個人揣走了，合山壩修不成功。看你怎麼死，你有錢有勢就做這傷天害理的事！我們做你不到，天會不容你的！」

譚太爺一開口又提到了南鄉的趙太爺身上去了。——這是地方上沒一個人不把這件事掛在嘴上罵的，尤其是譚太爺這個多月來做夢也沒有忘記。

去年的冬天，全隊上每畝地派出一塊花邊的捐來公修合山壩，大家舉了趙太爺當主修。可是這筆款子趙太爺在省裏把它做成了自己開煤礦的股本，回頭說合山壩的地方今年犯黑虎煞，就把這事情一直捱到現在。

「你又來了！」星克大頭不很順氣的喊。「罵有什麼用？我看，雨一求不來，大家送了龍王爺就到趙家拚命去真的，地方上幾千畝田的水，全靠這一座壩。給他吃到肚子裏就完了……哼，他兒子當族長，就真的無法無天。」

● 禾稻出齊後，如不遇到天旱，很快的結了穀粒，禾尖子必向下駝。

「不是？」

「你這個是風涼話！你這個……上次到趙家去，你又不是沒在場——現在還捉了五六個關在縣衙門裏哩。」

譚太爺把腦袋掉轉來看着星克大頭，話就頓住了。換了一換氣，他才再接下去：

「他家裏有兵，動不動就把盒子炮對付你們『藉衆滋事』要做土匪辦……——到省裏去告他『私吞公款』麼，狀子又不准。你還有什麼命拚——啣泡屎去拜天不是？」

這一來，星克大頭給說噁了，汗水越淌越多。他默默地坐着看了山底下這條灣灣扭扭的山路，譚太爺的眼睛又望到遠處，一面喃喃地說：

「趙觀中這個良心喪大了，剛剛又是碰到大旱年頭。我今年活到八十二從沒見過一兩個月不下雨的。四月二十八。五月二十八。六月——唔，再加四天整整兩個月了。真是海底下都乾得快開起又來……要不是春季的塘塞得好，多早沒有了，多早……」

譚太爺把右手的指頭倒了兩個，左手的指頭也倒了兩個，他在默記些日子的數目，嘴脣合不攏來。他呆望了好一會藍天，又側轉腦袋來看星克大頭一眼，像在等着那個說什麼。

星克大頭可沒覺察到，他挺着脖子，在看嶺底下跑上來的金阿哥。那個還得隔好幾丈遠，他就站起來迎上去，一把抓了金阿哥的膀子：

「喂，你怎麼掉在後面坐一刻……今天龍王爺爺的卦頭怎麼樣？宗一道士在問龍王爺爺——有沒有雨？」

「答是答應了的，不過……」金阿哥把膀子上的香籃放下來，他似乎還得做一件什麼事，可是馬上又像意識到什麼，停止了。

「不過怎樣？」譚太爺插嘴。

金阿哥停住一會，喘了幾口氣，就說得吞吞吐吐：

「不過……不過龍王爺老是那麼陰乍陽的，打不成一副三手圈聯。●昨天問是三十六，打成三個陰卦。

今天又是三個陽卦——宗一道士說要一四七。」

「那是什麼，菩薩也沒有準兒？」星克大頭聽完金阿哥的話，頭腦子上像給誰辱了一瓢冷水，就這樣反問一句。

「這也不解，」金阿哥又吐一口氣。「宗一道士說花戶不齊心，玷穢了龍王爺爺，才這麼陰乍陽的。」

「得這個一定！這個一定！」突的，譚太爺把一隻手向大腿上一拍，劈話說說得更起了勁。「你們還沒有知道哩，你說祥訓嫂……祥訓嫂那老賤貨不是瘋了麼？看見地方上求雨了，她巴巴的打發賢七矮子去接春生寶那狗婆子回來——這是什麼好貨色？——在城裏當鴿婆的！她大概又想到這地方買幾個女孩子去，每年這狗婆子都要來家裏這樣鬧一回……不要踏髒了這地方，怪不得龍王爺爺不下雨。」

「春生嫂回家了，幾時？」星克大頭睜大了眼睛。

「幾時——昨天就是昨天下午這狗婆子到了家。阿哥，你說祥訓嫂是不是老糊塗了？花戶不齊心，這還消說！不過你是這一次求雨的糾首，你們總得誠心。心一誠，正氣就大了。龍王爺爺不會騙我們的，活菩薩，不會騙我。」

們的……我二十多天沒閉眼，白天夜晚老坐在禾場上，看天上有沒有起雲。你想，二十多天……二十……可是……」

講太爺說上這半天才住嘴，金阿哥見這老頭子今天這麼興奮，好奇地看他一眼。可是這老頭兒像別人搶掉機會似的，接着又說：

「可是，雲……雲麼，連瘴氣都沒有——上天下地一片紅，明兒要是求不來雨，我一定和祥訓嫂那老母狗拚命去。她又不是趙觀中，也把人捉到衙門裏去麼……我們這地方有了他們兩個狗男女，真瘟遭！」

講太爺越說越生氣，鬍子一撮一撮的，臉上都變成了豬肝色。星克大頭就趕急打斷他的話：

「這，何苦來——你也是吃軟怕硬的。趙太爺把一筆修壩的錢吞掉了，你們就不敢問他去，祥訓大娘不過接了她的女兒回來，就要去拚命……我想，你老人家還是自己留着這四兩氣罷，讓她接她的女兒呀！」

接這他就說，村子裏這些個人，哪一個不仰着腦袋看天，把鬚子都挺硬了。許家滿爹的那副牙牌課，一天翻上幾十課，也沒有個靈驗，老望落雨也是空的，認真說，天老爺就不大靠得住。以先倒還有午時雲，求來求去，午時雲都沒有了，簡直祇看見滿天藍，把天都晴高了。

「這個……這個還是人的事，合山壩要是修好了，怎麼會乾成這個樣子？我們還是找趙家去罷，不要光靠着天老爺，我看！」星克大頭這樣結束了他的話。

可是金阿哥祇有一半同意星克大頭的話。合山壩的事，本來應該去問問趙太爺的，不過天老爺那裏也得去求求。就是合山壩馬上修好了，水可要天上落下來才有。他認為到了這一刻，找趙太爺已經晚了。

「我是這樣說的，我是……誰說不應找他？不過一鬧亂子，會把求雨的事攔下來，現在求雨頂緊要——他

就把修壩的錢交出來，也還是沒有水——田裏救得活嗎？」

這兩個在哇啦哇啦的說着，可是譚太爺像沒有聽見別人的話，一個人在自言自語：

「啊，太壞了！太壞了！人心太……趙太爺個黑了良心的，祥訓嫂這老狗婆子，人心太壞，天老爺不會開眼的，天老爺……我要……我要……」

金阿哥又向譚太爺和星克大頭反複地說着他自己的意思：春生嫂已經出了嫁的，不在這香火內算數，菩薩不能怪她。譚太爺也要過會兒再找去。現在祇有大家誠心，求來了雨，才是個十全的辦法。反正拚命也沒有用，不下雨，左右是死。地方上連吃水都沒有了，哪來的水灌田。

「就說我和你有那個井塘，」金阿哥看着星克大頭。「隔那麼十天半月，還濾得一點兒水，可是也不成！第一是沒有車水的工錢，第二是水少田寬，你說對不對？」

太陽快爬到天頂上來了，從側面照着樹蔭，成了一個一個的黑盤盤，把樹幹都罩住了。金阿哥站起來想走，回臉對星克大頭瞧着：

「哦！我還得去招呼前面的人。大叔，你就伴着太爺慢慢走罷！」

譚太爺趕緊伸起一雙手來向前面亂擺。

「這個自然，這個……我會走的，你用不着照拂我，敬神是小事，你走你的。敬神……」
那個提着香籃，一溜煙向嶺上爬去。

金色的太陽，從頭上那些合抱圍的撐天大樹上洒了上來。樹蔭可沒有平常那麼濃密，路上給塗成一塊黃一塊黑的。

金阿哥離開了譚太爺他們倆，步子拉得非常長。他一直向林子裏竄去，那件月藍色竹布大褂上印着樹蔭，也變得花離花斑，很快的打衣襟子和袖子上滑了過去。

剛剛跑上知母嶺那個山岔，那邊隴上迎面一陣風來，把他的頭髮全豎直了。可是金阿哥沒有工夫去抹頭髮，祇把兩手遮在額上打成一個日照子，向山底下望去。

那邊隴上，可變得像一個大火窟，天上沒有一絲雲，強烈的陽光把山呀田的都像照在鏡子裏，又炙熱又鑽眼。越遠的地方，就越紅得血一樣。大自然整整地浴在這無邊的血光裏了。山底下的屋子，都潛聲消氣的，瓦給烤成了焦黑色，畏葸地緊伏在屋頂上。灣灣曲曲的道路，燒得像條火衢，上面沒有人走，也沒有別的生物。

金阿哥呆望了好一會，又飛似的向山底下奔去。跑過兩個山崗，還沒有看見前面的人，連鑼鼓亭子也沒響了。於是，他可奇怪起來：

「哦，怎麼走得這樣快法子——他們？」

他有點累了，氣喘得很急。下嶺以後，步子慢了下來。他的眼睛給兩邊那些稻田吸住了，一面走着，一面放出兩道深沉的黑光，老射在別人田裏那些禾兜上。

近山一帶高田，稻苗還不過膝蓋那樣深，梗子是扁的，可是禾葉子已經變成了色——青裏透紅，還一條條的窩了攏來。橫行和直行都沒有合縫，就疎落落地和石菖蒲草一樣的指着天上——彷彿害了很久的痞病的孩子的那些頭髮，枯灰灰的全乾萎了。

一到隴上，可又換了個樣兒，禾兜熬成蒸鉢大一團，黑黢黢地，擠的像一叢一叢的小叢竹。有些正在打箭，梗子脹得和懷肚的女人一樣，有些已經出了頭，穗子在禾胞中間刀鋒似的剛剛露出一般來。

可是沒哪一坵田裏再有一滴水。灌注便利的田裏，泥脚也帶着深黑色，不規則的，一小塊一小塊的裂痕，像烏龜背上的花紋。那些裂縫有三四分寬一條，脆弱的小禾根，白茫茫的彷彿是些莖豆芽，可是細紛紛的，祇有引線大一根，縱橫地在那裂縫中間織得像些蜘蛛網。還有一些田泥已經發了白，那禾苗就委靡地披得像些長梗子柳條。

「啊，完了！完了！這樣好的兜額全完了！還有什麼！就是馬上下雨，恐怕也收不了一半。」

他的眼睛給太陽照得有點發花，前面幌着一個一個的紅綠圈。他閉着正午時候的稻花香，親切地感到有點醉醺醺的。可是肚子裏那顆心，又和田裏的泥一樣，橫七豎八炸裂得千頭萬緒，他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想起。金阿哥提着那個香籃在隴上蹣跚地走着，糊裏糊塗的忘記了自己身上的任務，他還要去追龍王爺爺。可是轉過了那個山嘴，他猛的瞧見左邊田裏有羣野鴨子一樣的人，統朝着前面那個大石頭邊上亂蹣，百十口聲音亂成一片，聽不清喊的是些什麼，祇是一羣噪睛的雀子似的鬧着，全土裏震得發響，金阿哥忽然給驚醒了似的喊：

「赦罪人尊！赦罪人尊！怎麼哪，變成這樣沒規沒矩：龍王爺爺會生氣的，龍王爺爺……」

左邊這裏的人擠得不透風。小孩子從人中間亂擠，大人們手裏拿着銅鑼，鑊鈸，攤鑼子什麼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從人身上踏過去。祇要自己先搶到大石頭上，就不顧腳底下踩不踩死人。

許家滿爹伸出兩條臂膀在空中亂幌，口裏喊着：

「不要搶！不要搶！——兩個人共一杓兩個人……」
這一來，金阿哥明白了：他們在搶水喝。

一路上的井水都乾枯了，這些人開了半天，哪個的口裏都快要冒烟。現在這大石頭底下有水，他們還會客氣？

搶水的是那麼拚着命，成羣成隊的都朝着一個方向擠。遠遠的看見這些人，黑壓壓的，像波濤那麼掀動。有些在這邊滾攏去，也有些打那邊滾轉來的。老頭子和小鬼頭，擠的擠到了田裏去，有的給踏在腳底下，口裏叫救命，咒着娘。一片叫聲和怒罵聲，在徹天徹地的騷亂着。

金阿哥知道這亂子出得不小，撈起竹布長褂的前襟，咬着牙齒，一個勁兒向前面奔去，剛剛跳到那坪子邊上，只見老屋裏的廂子老大端了一銅鑼的水，打前面轉來。他的嘴唇伸出來寸把長，一面走着一面湊到鑼框上亂喝。

講太爺的孫子爛東瓜一個箭步跳攏去，也想要喝。他的下巴剛剛掛到鑼邊上，廂子老大把身子一扭，咕咚一交，那個跌在地下。二禿子搶進一步，抓住廂子老大鑼上的繩子，那個又是一扭，水可全撥到了地下。

「禽你的娘，要沒喝大家沒喝！」

「鴛兒子蛋，踏了老子的痛腳。」

這麼一來，二禿子和爛東瓜他們各人揮出拳頭，廂子老大猛的一下把二禿子撞到了底下田裏去，爛東瓜飛出一腳踏翻了旁邊一個人。接着，就有幾十條臂膀一齊伸了出來，咒着娘，喊着打，各人幫着各人的夥伴，滾下田去的不知多少。

「打！打！還怕你打！」

「老子的水你想喝，尿你喝麼？」

「嚙，打！」

「打不贏的，祇怪媽下少了本錢，打！」

金阿哥跳到中間想把他們去拉開，可是拉得了這個，又拉不了那個。一直等到許家滿和幾個長褂子先生都搶了攏來，才把他們勸開。

一陣大亂過去之後，這行人就東一堆西一堆的站的站到兩邊的田塍上去，有些倒在草地橫七豎八的躺著，有些不管犯不犯規矩，扯着大襟子來揩頭上的汗。其餘拉屎的，撒尿的，嘴裏胡說八道，操別人的娘的，全是沒規沒矩，把個龍王爺爺的轎子擺在大路上沒人理。

金阿哥和許家滿爹跑到東又跑到西，先邀攏幾個糾首把人叫齊。好容易集合了他們到一堆，可是又有些傢伙不停地哇啦哇啦。

「求雨，求我個鳥！求得要口水喝都沒有。」

「一個木彫龍腦有什麼用？花這麼多錢來哄小孩子吃雞腳，真見他娘的鬼！」

「我們才給別人做卵要哩，去年的冬季要派田畝修合山壩，派來派去，派進了趙太爺的口袋裏——合山壩，現在是個黑窟窿……這一次，又出了錢來給金阿哥求雨——多麼！」

「是的，這全是金阿哥他們鬧的，他種的六十大坵要全租，就有一次沒一次的求木彫龍王，這樣大熱天還不准揩汗哩，媽的！」

金阿哥的肚皮差點兒沒有給他們氣得爆破，他咬着牙齒想和他們吵，可是別人的嘴巴多着。於是他低下了腦袋，一個人溜到龍王爺爺的轎子邊上去坐着賭氣。

這些七嘴八舌的家伙，可就得了勝，他們罵趙太爺是蛇王諸天，是吃鐵肩槍的吸血鬼。金阿哥呢，也是混蛋，攪擾着別人來花冤枉錢。還有人主張先打金阿哥一頓，再開到趙太爺家裏去的。不過他們老沒有動手。

金阿哥像受到了不小的冤屈，他幾翻幾次爬起來想慣他們一兩個到地下，可是給許家滿爹拉住了。

「不要理他們！不要……誰不明白，他們這些沒腦神君敬神是大事，燒香求雨的！」

這個又坐下來，眼睛都瞪滯了，可他到底有了龍王爺爺的面子，自己裝着脾。過了那麼一兩個鐘頭，許家滿爹差不多祇差沒給別人作揖，才把前面的人叫起來。可是行列已經短了許多，路也走得斷斷續續的。旗桿子橫搭在肩上，鑼鼓亭子也七零八落的響得有氣沒力的，聽去非常單調。有些人老早就從半路上溜了回去，或是躺在路旁到底沒走的。

金阿哥的樣子也比上午來得疲倦，他兩條腿在大路上走着，肚子裏的那顆心不知跑到哪裏去了。他像埋怨着自己不該發起第四次求雨，又像埋怨着這些胡說八道的得罪了龍王爺爺，雨可有些靠不住。

「這是劫數！這是劫數！碰着這樣一大堆冤鬼，修合山壩，就有趙觀中這冤鬼，求雨，又有這許多胡說八道的冤鬼，還不是劫數麼？啊，完了！完了！求雨不來，那三十担租穀怎麼辦？母親一百塊錢棺材費，還有屋和全家子穿的喫的都完了蛋！」他在肚子裏這樣叫。

金阿哥提不起精神來，照管龍王爺爺跟前的香火熄了沒有，他的念頭像匹野馬那麼奔騰着，連自己也捉不住。他記起井塘裏快要輪到六十大坵去車水了，可是沒有現錢，請不來人。他抬起頭來看看天又低下去，就東